



陶然士和他的中国朋友。(陶然士家族收藏,吴达民摄)



陶然士夫妇和第一个孩子玛丽,1912年。(陶然士家族提供,吴达民摄)

戴谦和让贤葛维汉

除了叶长青、陶然士,还有二十多位四川各地的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为博物馆作出了贡献。馆藏的重要文物数不胜数,最突出的是战国时代的青铜浮于。这一尊浮于,整体造型优美,其盖子雕刻极为精细,这既是祭祀的乐器,又是行军造饭的炊具,原属于传教士鹿依士的收藏品,被戴谦和借去展览后,引起一片赞叹。鹿依士认为这样的宝藏在博物馆更有价值,就慷慨捐赠了。鹿依士还拥有清代铜香炉、西藏镀金佛像等13件高品位文物。

由毕启校长远渡太平洋,向美国人赖孟德募集资金修建的懋德堂,于1928年建成。懋德堂位于华西协合大学事务所怀德堂对面,主要用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巍峨的大屋顶,两层重檐横空展开,左右两扇从主楼伸出,好像巨人张开双臂,将前来学习和参观的师生拥入怀中。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华大博物馆又一度称之为哈佛燕京博物馆。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1月,是凭借美国铝业大王霍尔遗产基金建立的汉学机构。学社的宗旨是,基于共同的需要,协商开展中美大学合作,共同培养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互派学者教学或攻读学位,资助出版著作等,追求学术性与公益性。同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岭南、金陵、华西协合、齐鲁和福建协合6所教会大学获得了不等额的霍尔基金。华西获得了每年2万美金的资助。学校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笔基金,按规定这笔基金用于知名教授的薪金、图书与教具的收购等。博物馆有了固定的经济支撑,甚至在抗战也在不断增添。

1932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考古学的葛维汉回到了华西。那时,酷爱古董的戴谦和已收集了大量藏品,博物馆简直像个超大古玩店。亟需整理和进一步研究,经哈佛大学学社和戴谦和的推荐,考虑到葛维汉考古造诣很高,更适合当馆长,华西协合大学聘请葛维汉为博物馆继任馆长。

戴谦和的让贤,让出一个惊天大成果——发现三星堆。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的陶然士相片。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戴谦和(威亚男提供)。

□ 谭楷



华大博物馆到底有多少馆藏的宝贝。扫码上封面新闻了解更多详情。

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

(二)

华西坝的中国人若问起:“哪个是戴谦和?”答曰:“就是冬天喜欢穿‘抱鸡婆棉鞋’那个洋人。”戴谦和于1908年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华西协合大学开办时的第一批教师,直到1948年退休回国,在成都生活了40年。

名如其人,真是“谦和”,中国人叫他“戴洋人”。据他的学生回忆:“先生非常简朴,衣着很不讲究。老穿一件过时的旧西装,袜子破了,皮鞋坏了,衣服烂了,修理补缀了再穿。他是西洋人最不讲究的一位先生。冬天喜欢穿中式棉鞋,夏天爱穿黄色短裤,进城总是跑步。他说:‘跑步又经济,又可以运动一下身体’”。

戴谦和五次任理学院院长、数次兼任数理系主任,曾培养了最优秀的一大批人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担任了18年的馆长。博物馆集收藏、陈列、展览、研究、教育于一体,戴谦和承担了馆内全部事务。他支持了葛维汉发掘三星堆,真是奇功盖世。

壹 谦谦君子 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熟知他的朋友说:“戴谦和不是考古学家,却是最热心的‘票友’。他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广泛了,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他喜欢仰望天空,关注风吹雨晴,每天详细记录成都天气,坚持了40年。他还请华西协合大学数理系毕业的张静如作助手,帮他作记录,以此研究太阳辐射和气温,了解哪些作物适合成都地区生长。华西坝的人士说:“要知道成都的天气如何,去问戴谦和吧。”

他还注目大地,从地理、地质到地下埋藏的文物,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广汉三星堆文物初露端倪之时,他就预言:“这个地区,将可能发现早期人类化石。”说这话25年后,在广汉以南,果然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太重视,更谈不上了解与尊重。莫尔思、戴谦和改变了方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将华西这块土地的人文活动作为研究重点时,博物馆的独特与个性,就变得更加鲜明。

走在老街古巷,戴谦和的眼睛老盯着窗户?对,他就是钻研中国的窗户。经30年努力,他竟收集了6000多种从秦汉到明清的窗格式样。他喜欢中国的窗户,在华西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凌空吊下的雕花窗户,成了独特而典雅的装饰,真令人叫绝。1937年牛津大学出版其所著《中国窗格式样》,1943年哈佛燕京学社再版。该书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是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窗格式样的权威之作。

他曾邀请博物馆的同事到他家做客,同事们发现了几只毛色鲜亮的小鸟在小院里盘桓。再细看,在一片草坪的角落,有一个石头打制的圆盘,盘内有浅浅的清水,还有一碟鸟食。小鸟们飞来饮水,啄食,欢快地啼鸣着。戴谦和压低了嗓门,向同事介绍:“这是我家的常客,老朋友。”原来,戴夫人喜欢观察、拍摄鸟类,有了这鸟儿们戏水、饮水、啄食的好地方,给夫人创造了极佳的研究与拍摄机会。当时,戴谦和那一副得意快乐劲儿,简直像个老顽童。

贰 野心勃勃 华大博物馆要成当世一流

但是,在博物馆的建设方面,戴谦和不但“谦和”,反而显得“野心勃勃”。

首先,他一提及大学办的博物馆,言必称“哈佛”:“现代大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博物馆,是不完善的。一些一流大学不仅拥有博物馆,而且还创办有几个博物馆,如哈佛大学拥有福格艺术博物馆、皮博迪博物馆、日耳曼博物馆、生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

黄思礼说:“华西被公认是一个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天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应积极参与葛维汉博士的博物馆活动,我们可以在物质方面协助他,建成一座名声在外的博物馆,是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超越的。”

戴谦和的好友,当时还在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标本的葛维汉,看到了博物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这些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现在正濒临消亡”。他呼吁“为博物馆作出贡献,在它们消亡之前收藏于博物馆”。他坚信“(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仅有一个博物部,辅助戴谦和的是陶然士和叶长青。这两位传教士熟悉“藏彝走廊”,见多识广,眼光锐利,戴谦和如获天祐神助,不断施展吸入文物宝藏的“法力”。

现在在川大博物馆走廊墙上,有一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34—1935年度学术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居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学者,就是叶长青。他是长者、先行者,站立在第一排正中,两边的学者都坐着。或许,从这张照片,让我们知道他的地位,他是边疆研究会唯一的一位荣誉会长。

叁 慷慨解囊 叶长青捐出数百件史前石器

作为学者,叶长青精通汉语和藏语,甚至藏区内不同地方方言。对于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藏学研究,叶长青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藏学论著,无疑是民国时期藏学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奠基者。他以坚毅的脚步行走在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有极高山峰、低海拔冰川、湍急河流、高寒草原和深切峡谷的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以近乎疯狂的热情研究贡嘎山,他努力绘制并用文字描述“藏东最高峰”。他除了研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流行的苯教和传入后藏佛教的各个派别,还讨论藏区宗教的多样性。最难得可贵的是,“他将各个不同宗教视为不同的文化圈,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与融合”。

叶长青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深钻精神。他通过上层人士疏通关系并获得了尼庵住持允许,走进尼庵,作了实地考察。在《西藏的尼庵和觉姆》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深深弯腰,钻进低矮狭窄“永远不可能让居住者感到舒适”的起居室,觉得“睡觉时必须蜷缩着身体,或如佛像一样盘腿打坐,在任何情况下她们都不可能伸直身体”。叶长青第一次让世人知晓,觉姆就在这样的尼庵过着圣洁的修行生活。

从1907年开始,叶长青就在注意收集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戴谦和、葛维汉认为,叶长青是四川乃至华西史前石器的发现者。他将自已收藏的数百件史前石器悉数捐赠给博物馆,加上他帮助博物馆收购的石器。葛维汉评价说:“它们在任何博物馆,都会成为最好的中国石器时代的藏品。”

玻璃柜中的石斧、石斧,比广汉三星堆的文物早一千年至几千年。当年,古蜀先民凭着这些原始工具开天辟地,顽强生活。这些石器,又如同时地标一样将古蜀人的分布、迁徙路线指示得一清二楚。



落成于1926年的懋德堂,一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二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展览馆。(威亚男摄于2011年)

宽窄巷

宽窄切角展·都市慢生活

身边档案



2018.8.15 星期三

爆料热线 028-96111

主编 杨莉 责编 仲伟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炜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